

让惜才成为发展的气质

比起一拥而上抢人才,更可贵更难得的是一如既往爱人才

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,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就能在线落户,西安三天内抢到了1.5万人;外地应届毕业生来面试,南京市给予一次性1000元面试补贴;“5年留住100万大学生”,这是武汉的雄心;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也相继推出具体政策,面向全球征集高端人才……最近一段时间,全国多个城市陆续发布“引才”新政,大招迭出,各有倚重。

50多年前,“人力资本”的提出者加里·贝克尔就坚定地认为:决定人类前途的并不是空间、土地、自然资源,而是人的智慧与能力。到如今,如此洞见早已成为人们的共

识。人口大省不一定是人才大省,城市发展的高度,有赖于人才厚度而非大楼高度。要预测一个城市未来潜力,看看今天人们的脚步去留吧。在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要求的当下,人才储备上晚一步,发展可能就晚十年。今天抢人才,就是为了明天的发展。

不可否认,短期内,人才战可能导致有人“截和”、有人做嫁衣的失衡,因此我们不免听到欢呼与哀叹的此起彼伏:谁又“输血”了,谁又“失血”了。甚至本土人才也会叫屈:凭啥外来和尚好念经?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呼唤良性的人才竞争。有了良性的人才政策,才不会造成哄抢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,也才能真正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。

良性的人才竞争,有利于推动一个更加

开放自由的人才市场的形成。不妨将今天的人才战放在40年改革开放的视野中审视。其实,这一历史进程层层推进,从未中断。从1984年城乡间闸门的松动,到前些年中小城市放开落户,从居住证制度推行,再到二线城市城门大开,人才一次次跨过了地域的隔阂,流动到最需要的地方。在劳动力“充分供给”之后谈人才的竞争其实是一种必然,这也倒逼更多地方发现人才、培养人才、留住人才,让惜才成为发展的气质。从这个角度看,“抢人大战”的关键不在政策与优惠,而在于发展的势能。

与早几年就陆续开始的二线城市抢人大战不同,最近的新变化是,一线城市也加入其中。北京为优秀人才引进设立了“绿色通道”,不拘一格引进紧缺急需人才;上

海瞄准了卓越人才,要吸引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科学家、大企业家、大艺术家,在“国际人才本土化”和“本土人才国际化”上双向发力。这充分说明:没有哪座城市有理由拒绝人才,面对二线城市来势汹汹的优惠政策,一线城市也不足以高枕无忧。更重要的是,今天的人才竞争,早已不只是国内人才的再分配。

经济全球化也是人的全球化。中国顶尖城市正志在高远,加紧制定全球化用人战略。当然这绝不仅仅是地方实践。早在2013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就深刻阐释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意义,最近这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,“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”也被视为中国开展全球人才竞争的顶层设计。由此不难发

现,从顶层到基层,在各线城市,为高质量发展寻找人才原动力,突出人才在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,已经成为普遍实践。这也意味着,唯有与当地实际结合,培育发展的土壤,才能真正在人才争夺战中占得先机。

当然,无论对于哪一级别的人才竞争,政策的出台都只是第一步,仅有金钱、户籍等优惠完全不足以支撑人才政策长远走下去。这两年,有些地方在抢人上用力很猛,却不知抢到何用,以致人才好不容易来了,最终因不被重视又流失了。人才是潮水,在大洋里涌动。这意味着,比起一拥而上抢人才,更可贵更难得的是一如既往爱人才,如果能为每一个人才搭建人生出彩的舞台,修建安身立命的港湾,大潮自然汹涌而来,各地何愁发展不起来? 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知道

人到底能活多久?

每个人都想长寿,这个愿望古已有之,而严肃的长寿研究却一直受到各方冷落,真正的原因或许是——研究难度实在太大了。

科学意义上的长寿研究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,因为此前的生物学家们认为永生是不可能的,人的身体就像一辆小汽车,只要天天上路,早晚会上路,这是个物理问题。

有趣的是,最早意识到这个想法有问题的却是物理学家薛定谔,他把熵的概念引入生命科学,指出生命和非生命的最大区别就是如何应对熵增原理。像小汽车这样的非生命物体,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熵的增加,最终一定会化为一堆铁锈。但生命会主动从环境中获取能量来抵抗熵的增加,只要能量供应不断,理论上是有可能会做到长生不老的。

薛定谔开创了物理学家跨行研究生物学的先河,尤其是长寿领域更是吸引了很多物理学家投身其中。直到上世纪50年代DNA的秘密被发现后,生物学家们才从物理学家手中接过了火炬,开始从基因的角度探索生命的奥秘。

在此之后,长寿研究领域诞生了300多个理论,彼此争论不休。大致可以分为两派:一派认为人一生中要面对各种生存压力,比如饥饿、病菌和放射性元素等,会给身体造成伤害,如果无法按时修复,伤害大到一定程度人就死了,所以一个人的寿命最终是由他的身体修复能力决定的;另一派则相信,死亡是生命用来调节种群数量的一种方式,或者是生命为后代留出生存空间的一种手段,换句话说,他们认为死亡本质上是一种自杀行为。

长期以来,前一种理论占了上风,主流的长寿研究一直按照这一理论进行,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提高抗压能力的方法,或者想办法减轻外部压力对身体造成的伤害。

上世纪90年代,第一个长寿基因在线虫身上被发现,理论上证明可以通过调节基因的活性而延长寿命。长寿研究骤然升温,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加入这个行列。不过后来的长寿研究换了个名称——衰老研究,研究目的也从提高绝对寿命改成了延长健康寿命。

虽然目前这两派仍在争论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人脑是不可能长生不老的。因为神经细胞不会分裂,而不会分裂的细胞寿命肯定是有限的,只能通过替换的方式让其永生。但是,人脑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所在,如果替换了它们,“我”就不存在了。换句话说,即使未来发明出了长寿药,最多也只能让我们的身体活得更长,我们的精神是没办法延续的。于是另一派人开始研究脑机接口的问题,试图通过这个办法把我们的精神传入电脑,间接地获得永生。

以目前研究来看,如果大脑无法永生的话,身体的长寿是没有意义的。就像热门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里所说的那样: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记得你了。(据《解放日报》)

博闻



敦煌莫高窟北周时期壁画描绘的丝绸之路上的“外商”牵着驮马的场景。

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

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相当悠久:西汉时已设专门的外事机构“大鸿胪寺”;唐朝始设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“市舶使”;北宋时期就曾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法规《市舶法》和反走私法《漏舶法》等。在鸦片战争以前,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一直都是顺差,即史籍记载的“出超”……

明代《南都繁会图》中描绘的南京市场场景。商家纷纷打出“东西两洋货物俱全”等招牌,反映出当时中外国际贸易已很发达,进口货街头就有。



全文“贸”“易”

小篆“贸”“易”

秦汉时期的对外贸易活动

汉武帝时开通的“西北丝绸之路”,可以说是中国对外贸易兴起的重要标志。汉武帝在朝廷中首设相当于现代外交部或对外经贸部的“大鸿胪寺”,接待人员中已有专职翻译官,此即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所记:“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。属官有行人、译官、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。”其实,比大鸿胪寺更早的外交官员当属秦始皇时代的“典客”。“典客”级别很高,系九卿之一,汉景帝在位时更名“大行令”,当时京师还设有涉外宾馆“蛮夷邸”,专门接待外国商使。

汉朝时,中国对外贸易以陆道为主,兼行海市。当时的对外贸易通道已是四通八达,除了西北

丝绸之路外,在西南有更早的“永昌道”,取道缅甸、印度半岛,与中亚大陆的古老商道相交会,称为“西南丝绸之路”;往东北朝鲜半岛有“乐浪道”,不仅运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道,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此道转运南行,被称为“东北丝绸之路”。两汉时,中国国际贸易业务是当时世界上走得最远的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:“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,其条支、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,皆重译贡献。”可见,中国当时国际贸易能力之强大。

古代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采用“朝贡”方式,外国来的商品称为“贡”或“献”,中方交换出的商品则叫“赐”或“赏”。这实际

上是一种不等价的官方贸易行为,中国的“赐”远远大于海外的“贡”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载,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张骞出使西域时,带“牛羊以万数,资金币帛直数千巨万”。

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,中国对外贸易更加频繁,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上有这么一个说法:“自是之后,明珠、文甲、通犀、翠羽之珍盈于后宫,薄纨、龙文、鱼目、汗血之马充于黄门,巨象、师子、猛犬、大雀之群食于外园。殊方异物,四面而至。”

汉朝的对外贸易活动扩大了和中国产品的影响。在古罗马,中国丝绸还曾一度与黄金等价,不少外商主动来华开展经贸活动。

中美贸易始于乾隆四十九年

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,中国不论对哪个国家的贸易几乎都是巨额顺差,古人称为“出超”。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,从英国开始,欧美诸国开始对中国走私鸦片,获取暴利,导致晚清对外贸易罕见地出现了“入超”(逆差)现象。

中美之间的贸易史是从美国独立后才正式开始的,乾隆四十九年(公元1784年)美国第一艘商船“中国皇后”号来到广州,是标志性事件。美国贸易公司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,专事对华贸易。在鸦片战争前,美国从中国输入的大宗商品有茶叶、丝绸、南京布等,而美国本身可供对华出



1867年5月11日出版的《伦敦新闻画报》上刊登的中英贸易商船到港情形。

口的商品并不多,最受中国市场欢迎的是西洋参(花旗参)。

美国商人擅做“二道贩子”(三角贸易),倒买倒卖,除运回美国之外,又将从中国进口的茶叶、生丝、土布等转售德国、西班牙、法国等以谋取厚利。但鸦

片战争以前,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一直“出超”,为了弥补这一贸易差额,美国人最后跟英国人学,将大量鸦片走私到中国,轻易取得贸易顺差。从1805年独家贩卖201箱土耳其鸦片起,美国人开始了向中国“输毒”贸易。1817

年又贩卖波斯鸦片来华,1821年则参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。据《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》,在鸦片战争爆发前,美国走私来华的鸦片总量仅次于英国。

另一方面,美国还减少了中国茶叶等传统大宗商品的进口。美国后来不是购中国茶叶,而是买中国茶树,学中国种茶技术,自产茶叶。美国商人通过对华贸易赚取了大量的利润,成为美国早期财富原始积累的重要构成,美国早期巨商富豪都是通过对华贸易发家的,可以说,自美国立国起,中国便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百科

大脑自动刷脸辨敌友

在一项新研究中,参与者的一只眼睛可以看到人脸图片,另一只眼睛看着几何图形,并被要求在看到人脸时即刻按下电脑按键。一般图像快速闪过时,大脑需要至少几秒钟才能将图像信号做有意义的信息处理,但此项试验结果表明,大脑会无意识地处理人脸信息,并迅速选择出两类面部:具有威胁性的和可信性的面部。研究者希望该发现有助于理解并治疗自闭症、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抑郁症等精神障碍。(据《生命时报》)

胖人可能更快乐

英国研究人员分析如何使用“表型组检索分析工具”来对英国生物医学库进行自动的表型组检索。英国生物医学库是包含50万名37岁至73岁英国男性和女性基因数据的数据库。研究人员发现,超重的人可能一般心境更加平和。研究人员解释说,人的饮食模式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影响。(据《参考消息》)

沙棘果渣替代亚硝酸盐添加剂

罗马尼亚研究人员日前展示了一种不含亚硝酸盐的香肠。这种香肠通过沙棘果渣来替代化学添加剂亚硝酸盐,可以让消费者放心食用。

罗马尼亚多瑙河下游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,提炼沙棘油后留下的果渣具有着色和防腐功能,可以完全替代亚硝酸盐,并且富含蛋白质和纤维。添加了沙棘果渣的香肠呈沙棘果的黄色,口味与传统香肠差异不大,但比传统香肠更健康,最多可以保存28天。(据《科技日报》)

一堵“城市树”等于275棵棵树

在英国、德国一些城市,一堵堵名叫City Tree(城市树)的智能绿植墙开始出现在街头。路过的居民可能只把它当作普通的长凳,他们或许意识不到的是,City Tree每年可以过滤高达265吨的二氧化碳,相当于275棵树的吸收污染能力,但只占到树木所需的1%空间。

据悉整个安装过程大约需要6个小时,而日常维护非常简单,因为结构内置的传感器可以控制空气温度、湿度和土壤水分。传感器还可以测量空气质量,以评估该结构的效率。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父母爱争论 孩子有创造性

一家人相亲相爱对孩子的人格塑造有着重要影响。研究显示,家庭中不时“爆发”的争论可能有正面效果,让你的孩子更加具有创造力。

科学家认为,如果父母在家时比较克制,孩子在身边时通常不多说废话,不让孩子听到比较激烈的争论的话,会变相“剥夺”孩子的学习机会——珍贵的独立思考机会。父母“交换不同意见”的过程,正是孩子们开始学习“没有权威能够垄断真理”的过程。

家庭内的“分歧”只有在涉及思想交流的情况时才会对孩子产生好的效果。暴力和虐待不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任何好处,只会让他们产生不安全感 and 焦虑感。

家庭环境的平和与宁静固然是美好的,但是在涉及分歧意见时不能只求做个“和事佬”。有研究发现,不同意见、辩论和竞争观点都具有积极的意义,能够激发人们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。同时,为批评和辩论颁发“许可”能够创造出有利于产生创意的氛围。实验中,当参与者听到鼓励大胆地公开批评彼此时,头脑风暴产生的创造性想法会比拘谨讨论时多16%。(《北京晨报》)

大观

大自然也有“闹钟”

南非有一种大树,它的叶子每隔2小时就翻动1次,因此当地居民称其为“活树钟”;在南美洲的阿根廷,有一种野花能报时,每到初夏晚上8点左右便纷纷开放,被称为“花钟”。

研究者只能推测,光合作用以及与之联系的运动,是由遍布植物体的多个时钟共同控制的。无论是温度、湿度、光照还是气压,每一种植物都会选择在“适合”的时间,尽情绽放自己。

含羞草的叶片会在白天张开、到晚上闭合,这是植物内源性昼夜节律性振荡的最早记录。在地球上的大多数生物都具有预测环境中即将发生的事件的能力,这种能力来自于生物钟。对于植物而言,生物钟或许只是花开花落的不同瞬间;对于动物而言,生物钟能帮助它们为外界的变化做好准备,而不是措手不及,被天敌捕获。

在动物界也有“驴钟”和“鸟钟”——在我国黄海的小岛上生活的

驴能准确报时,它每隔1小时就“嗷嗷”地叫1次,误差只有3分钟。

昆虫和鸟类的活动也存在节律性。在非洲的密林里有1种报时虫,每过1小时就变换一种颜色,于是在那里生活的家家户户就把这种小虫捉回家,看它变色以推算时间。

不久前,德国科学家对全国63个保护区进行纵向研究后得出结论,在过去27年里,德国飞行昆虫总数下降了75%。而在城市中生活的鸟

类,也有数量减少的现象。研究者们发现会飞的生物之所以越来越少,部分原因与生物钟有关。

随着这些年来科学的发展,研究者们陆续发现了影响有机体节律的相关元素,除了“内源性”生物钟,还存在“外源性”生物钟。换句话说,就是外界环境对于有机体的影响,比如说光照。在我们的城市中,人造光源以年均6%的速度增长,这显然已经对动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(据《广州日报》)



(资料图)